

## 小序：爲香港寫一個愛情故事

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，是一件歷史上的大事，見證的人很多，歌頌的文章更汗牛充棟，但在衆聲喧嘩中唯獨少了張愛玲的聲音。

如果張愛玲還在世的話，大概也不會來香港湊熱鬧，但必然會在她洛杉磯西塢區的斗室看電視。說不定還會打一兩通電話給香港的朋友，也說不定會憶起當年她以香港爲題材和背景而寫的幾篇小說：〈第一爐香〉、〈第二爐香〉、〈傾城之戀〉。

我此次來港，除了湊「回歸熱」之外，就是爲了悼念張愛玲和她的香港。我想爲香港書寫一篇愛情故事，作爲個人的歷史見證。我想以張愛玲的〈傾城之戀〉作模式，甚至寫一個續集，卻苦於才華不足，未敢輕易動筆。如果真能寫得像個樣子，這將是我的第一本小說。於是，在未到香港之前，就約好了一位年輕朋友陪我重遊張愛玲的故地，特別是淺水灣。當年的淺水灣飯店——〈傾城之戀〉的背景——自然早已蕩然無存，剩下

一個清水池別來無恙。但是我還是去了，那一片海灘依舊，附近有一兩條幽徑，漫步在褪了色的石板路上，我突然情不自禁，向這位年輕朋友訴說當年的情史：曾幾何時，我何嘗沒有陪著另一位佳人來此小遊，而且還在淺水灣飯店喝咖啡，看日落，甚至還哼起當年和老友戴天常唱的那首西洋歌曲：〈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〉（當我們年輕的時候），而那個時候我們畢竟還年輕），頓時思潮洶湧，情感激動，遂臆想出一個故事的輪廓。



〈傾城之戀〉的故事說的是一個上海小姐——離過婚的白流蘇——經人介紹認識了剛從英國回來的花花公子范柳原，范託人把流蘇帶到香港，兩人遂在淺水灣飯店演出一幕頗為浪漫的愛情戲。范柳原本想把白流蘇安置在香港，作他的情婦，然後隻身離港；不巧日軍進攻，香港淪陷反而成就了他們兩人的婚事。

然而這對夫婦不會白首偕老的，雖然在那一堵斷牆之前，范柳原曾經說過地老天荒之類的情話，但他並不相信愛情。所以讀這個故事的時候我覺得有點反諷的味道，然而又情不自禁地為白流蘇的境遇而感動，但願有情人終成眷屬。事實上，這個婚姻是不可

能長久的。

所以，續集的開端應該是，他們遷回上海後，不過數年，范柳原故態復萌，又去拈花惹草了。先在香港又搭上他的老情人——那位印度公主薩黑美妮，後又在上海花天酒地，和穆時英一樣，愛上一個舞女，但卻被她始亂終棄。失意之餘，他就丟下白流蘇逕自回到倫敦去了。流蘇哪裡能再滯留上海，只得又回香港。

范離去後，音訊全無，白流蘇憑著堅毅的個性，終能在香港自闖天下。四九年解放後，大批上海人南下，流蘇又見到了她的親戚，這一次換她作主人了，好意接濟當年曾經對她不起的娘家人，而且，因為炒金致富，不久躋身香港上流社會，成為名媛，後來下嫁一位極有財富的英國商人（或殖民地高官），更是飛黃騰達。她為這位鬼佬生下一個女兒；混血兒長得特別漂亮，母女二人常結伴參加香港的各種慈善舞會，傳為美譚。

至於范柳原，卻逐漸窮愁潦倒。最後竟然成了孤家寡人，年事日增之後，追懷往事，開始感到歉疚，而罪惡也能引發一個人的浪漫靈感，於是著手給當年的白流蘇寫信，斷斷續續，寫了不下二十餘封。他的中文本來不好，英文也勉強，這些信半中半英，有時候荒腔走板，我不得不稍作整理。選了下面幾封以饗讀者，內中情緒激動或煽情之處，除了將英文譯成中文外，並未改動。想不到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（如果在日軍占香港那

一年——一九四一年——他是三十二歲的話，一九九七年他應該是八十八歲，竟然真情畢露，但為時已晚。這些信當然沒有寄出，我是經由特殊管道取得的，每一封信都註有年月日，但未註地點；有些信似乎是在香港寫的，可見范柳原也曾數次重訪香江。最後一封信的日期，是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。

由於九七香港「回歸」有劃時代的意義，所以我權且本末倒置，用這最後這一封信作為我這篇小說的〈楔子〉。